

神秘人物之五

謀中謀
唐生明
赴滬之謎

● 李甲孚

從大美人徐來談起

先說一副妙對聯：

蔣中正居正，

周恩來徐來。

民國三十七年第一任總統選舉，居正陪選總統，蔣中正以最高票當選，有人出了對聯上聯「蔣中正居正」，徵求下聯，有人以「周恩來徐來」作對，人名對人名，名詞對名詞，動詞對動詞，意思是蔣中正居正了，周恩來就慢來（來不了），徐來是風華絕代的大美人，電影名星，她的丈夫是唐生明，唐生明這三個字很少人知道，但是說到他的太太是徐來，他的胞兄是唐生智，知道的人就多了。

一九八一年年底，我離開公職後，隨即以自由之身，依據一九八四年一月，我在教育部取得教授資格的教授證書，回到母校繼續執教。我的母校就是東吳大學，我是法律系畢業的。

記不清是前幾年了，有一天下午，我從東吳下課，順便走到重慶南路搭車，無意中在書攤上看見一本雜誌，裡面登有一篇唐生明的傳記，說

他在抗戰期間，經由軍統局戴笠的安排，派到上海，在那兒為軍統做工作。我把那本雜誌買了回來，跟戴笠年譜對照，年譜裡頭卻沒有這個史實記載，我再細看那篇專文的文後，註明取材於文熱心寫的唐生明一文，當時我心裡想：文君許是大陸的作者吧？這種材料我既然無法去找，只好把書擱在一邊。

民國八十一年夏天起，我受邀在中外雜誌寫稿。一天下午，有位朋友送我一篇唐生明為題的影印文章，把它看完之後，發現最後一頁的括弧內，印有「文熱心」三字。這篇文章就是三年前我要找的，不期於無意中得到，叫我喜出望外。

唐生明是唐生智的胞弟，別號季澧，是湖南省東安縣白木町人。他是一九八七年十月在北平過世的，死的時候是八十二歲，我為他仔細一算，他應是滿清末年出生的，文君說他生於一九〇六年十月十日，自然不會有錯。

文熱心還寫唐生明於一九二六年三月，被唐生智派到廣東，當他的私人代表。唐生明到了廣東之後，向白崇禧提出去黃埔軍校受訓的要求，白崇禧據以轉報，軍校蔣中正校長遂派他到政治

科受訓，他又請准以插班生資格，插入黃埔軍校第四期肄業，當年十月他就畢業了。我翻開黃埔軍校校史，唐生明確是在他二十歲那年去到黃埔的，最先進的是中央軍事政治學校，後來他確在黃埔軍官學校第四期畢業，他的通信處是湖南永州城外愚園。蔣中正校長為該期畢業學生同學錄寫的那篇序文，裡頭就有「四期學生，原為中央軍事政治學校第一期學生」的話題。

戴笠人頭獎金十萬

寫唐生明免不了敘他的胞兄唐生智字孟瀟。他的這位兄長，資格很老，是保定軍官學校第一期步科畢業，一九二〇年就在湘軍趙恆惕部當師長了。一九二六年二月，唐生智與在廣東的國民政府有所接洽，當年六月，國府遂發表他做國民革命軍第八軍軍長，一九二七年三月，他並高升為國民政府委員，但到當年八月，他就因有通敵叛黨的罪名，被國民政府下令通緝了。我寫唐生智這段經歷，是因唐生智戴笠二人，一九二九年間，曾發生過一段很不尋常的過節，戴笠險些兒死在唐生智的手下。一九二九年那年年底，蔣



美人徐來曾是明月歌舞團的老闆娘（原圖刊中外雜誌（88期）
後來嫁給唐生明。

中正總司令領導的北伐軍，因戴笠（自那年起，戴笠就在國民革命軍總司令部當聯絡參謀，主持情報工作）一個人「隻身潛行，來往敵我的前後方，蒐探重要情報，其間冒險犯難，屢瀕於危」，但他本人卻「不矜不伐」的「安之若素」，北伐軍遂因情報靈通，而得到知己彼之利；加以蔣中正總司令指揮若定，遂於一九二八年內克復北平，十二月二十九日，張學良並宣布在東北易幟，服從國民政府，全國於焉統一（見戴笠年譜）。北伐完成之後，蔣中正召集軍政首要，協議編遣國軍事宜，遂決議：（一）成立國軍編遣委員會，（二）全國的陸軍，不得超過六十五個步兵師。蔣中正並以身作則的，首先撤銷了國民革命軍總司令部及第一集團軍總司令部，以為編遣國軍的倡率。當時有一部分統兵將領，因不肯部隊被編而反對編遣，李宗仁部，首先於一九二九年三月在湖南湖北駐地叛變，十月，馮玉祥部又在河南叛變，中央軍事當局，不得已下令討伐，雙方在軍事上加深敵對起來。十二月，身任國民革命軍前敵指揮的唐生智，他也火上加油似的，在平漢鐵路突然譁變。

戴笠當時以總部參謀名義，跟隨蔣總司令在西北工作，唐生智叛變消息傳來，戴笠一個人很秘密的，從陝西潼關回到河南洛陽、鄭州、信陽一帶，在那裡蒐集情報。哪知唐部情報員也在找尋戴笠，他們偵得戴笠已經到了信陽，遂向唐生智上了一個報告，唐就馬上下令通緝戴笠到案，並貼出佈告：有人割下戴笠的頭送到本部，賞獎金十萬元。戴笠知道自己無法脫離險境，他急中

生計的，去到唐部特務營長周偉龍的營部，而請見周營長，訪客姓名寫的是個化名。周營長接見他後，他開門見山的向周說道：「我就是戴笠。我知道你是黃埔四期同學，所以特來見你，如果你念同學情分，請設法掩護我離開信陽，如若不然，我願意把人頭送給你去請獎」。

周偉龍突然面對這位詭異而膽大的訪客，並聽他說出那麼壯烈的話，他想起革命軍不怕死那句話，心裡遂由衷的對戴笠欽佩起來，馬上向他說道：「戴參謀！我服了你。」他二人隨即在一起密商脫身之計，和策反唐部某師工作，周偉龍並稍為料理了一下，就親自護送戴笠走出營部，一路送他到達安全地帶。周偉龍本人也跟他離開，打從此時起，周就成為戴笠得力助手，是戴笠日後領導的團體中一位幹部同志，他的軍職，後來做到中將，文官也做到交通警察總局的總局長。戴笠過世之後，周在保密局時代犯了一件案子而奉准執行死刑，他的下場那麼悲慘，難道真是「時也，勢也，命也，運也」嗎？

廣告脫離兄弟關係

一九八八年我看的那篇唐生明傳記，提到唐生明於民國二十七年（一九三八）出任湖南常德警備司令，下文接寫的，是他跟戴笠在一起共事的敘述：——二十九年（一九四〇）春天，唐生明奉蔣委員長命，由軍事委員會調查統計局戴笠安排，以「過不慣後方生活」為藉口，舉家離開重慶，經香港返回上海。

文熱心寫的唐生明，也說：「戴笠代蔣介石

向唐生明布置的具體任務是：以不滿于大後方的艱苦生活為藉口，公開的到上海住家，運用過去的人事關係，公開和漢奸們往來，等取得他們的信任之後，再逐步去進行有計畫的活動。」

民國二十九年那年，當時我正在重慶，擔任重慶衛戍總司令部（總司令劉峙）江北縣稽查所長，負責江北衛戍區的治安工作，那年十月十日的雙十節，我卻看見中央日報登有「唐生智啟事」一則，原文已記不清了。依文熱心所寫，那篇廣告文是：「四弟生明，平日生活行爲，常多失檢，雖告誠諄諄，而聽之藐藐，不意近日突然離湘，潛赴南京。昨據敵人廣播，已任偽組織軍事委員會委員，殊深痛恨！除呈請政府免官嚴緝外，特此登報聲明，從此脫離兄弟關係，此啟」。怪的是，當時國民政府似乎沒有對他下令通緝，也許是我沒看見。

那個時期的重慶，汪精衛跟他的幹部，都從昆明溜到南京，在那裡成立偽府，想不到軍校學生如唐生明其人，他也跑到汪精衛那裡去當偽職，同事們談論時局時，都覺得唐生明太不應該了，何況他跟戴笠是要好朋友。文熱心寫的如真是事實，那不就是一件經過最高當局授意，而設計出來的高級諜員派遣的大案子嗎？依文熱心文中所述，唐生明先向當時任常德警備司令部稽查處長某某表示，他在常德工作，非常厭倦，希望換一個工作環境，某人將情轉到戴笠那裡，不久就有了下文，那就是戴笠由重慶致電唐生明，要他快去重慶。

唐生明先動身去桂林，向他大哥報告這件事

情，生智、生明兩兄弟，遂一同去到重慶。唐生明到渝之後，戴笠親自去到唐生明住處，把他接到自己住的地方，唐就在那裡待了下來。

深入陷區敵偽核心

我把文熱心寫的唐文看完之後，再次把戴笠年譜細翻一遍，的確沒有派唐生明去敵後做工作的記載。依我的判斷，可能是由於這個派遣太重了，必須特別保密，以免有害上海南京地區組織的安全，也許這個派遣是戴笠本人親自辦理的，沒有假手別人，這在情報工作上叫做單線派遣，是獨來獨往的，以便保持秘密。

依文熱心文裡所說，唐生明去上海的任務，只有一個，就是運用唐生明過去的關係，設法掩護在上海南京的軍統組織，使之不要再遭破壞，並把已經被捕的人營救出來。這是個單一任務，自然是單線派遣。

戴笠年譜雖然沒有唐生明派遣案子的記載，戴笠跟唐生明交往密切，則為軍統局臨訓班同學們所盡知。

我問他們，他們都異口同聲的說：「臨訓班的畢業典禮，是戴笠主任親自到班主持的，跟他一同到班的，還有唐生明和電影明星徐來」。

這段經過，我一點也不知道，原因是在該班受訓時間很短。

這件事說來話長，我必須交代一下。戴笠奉准辦理特種警察訓練班，時間在一九三七年九月，地點選在湖南省臨澧縣，該班最初名叫軍事委員會特別訓練班，於一九三八年三月開學，在班

的一千多位學生，都是從各地秘密招考而來，高中以上學校畢業的青年人，軍統局後來又呈准軍事委員會，把班名改為中央警官學校特種警察訓練班。

我就是那年考進該班受訓的。

初試地點在重慶，主持初試個別談話的，是軍事委員會委員長重慶行營調查課長王孔安，取錄了近二百人，大夥兒坐船東下，由漢口坐火車開到湖南長沙，戴笠本人並親來長沙主持覆試，筆試之後，戴笠又親自到試場，對覆試的人一個一個的點名，當場取錄了一百二十多人，取錄的坐在試場右邊，被淘汰的坐在左邊，我以第二名錄取，第一名是胥蜀鳴。

我在該班接受入伍訓練時，武漢的軍事形勢，已經緊張起來，保衛大武漢的口號，也響徹了雲霄。

有一天，班裡接到戴笠來電：「挑選第一期學生一百名，趕來漢口，擔任保衛大武漢敢死隊工作」。後來才知道，敢死隊做的工作，就是諜報工作，工作目標，是武漢最前線的日軍部隊。當時我是被挑選的一個，隨即離開該班去到武漢。所以我沒有在班參加畢業典禮，也沒有看見唐生明跟戴笠到臨訓班，但是唐生明和太太徐來以及徐來的女友張素貞等，確曾隨同戴笠到過臨訓班。

唐夫人徐來小姐，早年是電影明星，有名的大美人，曾經是上海明月歌舞團的老闆娘，她手下的美艷歌女舞女一大堆，她長於交際，對上海社會的情況極為熟悉，和她的先生唐生明聽命於

戴笠，從事情報工作，刺探軍政機密，神秘莫測，是間諜中的間諜。

唐生明由湖南到重慶，後來被戴笠派往淪陷區做工作，是很有可能的。

明君賢將用間跡象

文熱心文中說，唐生明在戴笠家裡住了兩天，戴才告訴唐生明：「校長（指蔣中正）同我講過好幾次，有一個很重要的特殊任務，只有唐生明能夠擔任」。依我的想法，所謂特殊任務，就是要唐生明去上海敵後做諜報工作，中國的孫子兵法叫做用間，現代國家例如美國，中央情報局叫它為諜員 Agents。

早年我受鄭介民上將的指派，去美國接受情報高級訓練一月，我把聽講所得，寫了「情報工作」一書（當時已印行）。依美方教官的分析：「情報機關的重心是諜員，諜員的派遣方式，有直接派遣、間接派遣和第三國派遣」三種。

假設唐生明當年去上海，真是當時蔣委員長中正授意軍統戴笠派遣的，依孫子兵法說：「明君賢將，能以上智為間者，必成大功」（用間篇），蔣中正在抗戰時期是三軍統帥，國家存亡和戰爭勝敗都繫於他一人，唐生明如是他派遣的，他就是孫子兵法說的明君，如是戴笠主動向蔣建議派唐而由蔣核可的，戴笠就是兵法說的賢將。

孫子兵法用間篇標明的用間共有五種間諜，唐生明奉國家當局派遣去上海敵後做工作，是一種置之死地而後生的人，不消說他是孫子兵法上的死間，文熱心文中提到汪偽特工頭子李士群，

就有多次想除掉唐生明，最後一次是軍統陳恭澗被捕，搜到許多不利唐生明的證據，正想辦他時，那知唐生明命大，在押解時被日軍情報員把他截走，日軍情報員遂對唐進行利用，文熱心文中並說：唐生明當時曾向戴笠請示，得到答復可以接受，這件事情如是真的，唐生明的諜員身分，遂由戴笠的直接派遣，變成了第三國派遣的中國諜員。

文熱心文中還說：「一九四六年二月二十一日，蔣介石到上海，第二天就召見唐生明，贊揚他的工作成績不錯，並發給他二百萬元特別費」，這在當時幣值上是一個非常大的數目；「當年年底，唐生明就被任命為國防部中將部員」，一九四八年，「唐生明又調為總統府中將參軍」。



抗戰時期在上海從事間諜工作的唐生明，他以公開掩護秘密，在汪偽政權臥底，從事策反工作。

一筆可觀的特別費

這些敘述如屬實在，更加證明蔣中正有示意戴笠派唐生明去上海工作的可能，我所持的理由有三：（一）一九二八年秋天，蔣中正曾派人去到漢口，把唐生明邀到南京，委他為侍從參謀，一九二九年四月才另調工作（參考文熱心文），可能蔣對唐的為人，已有認識，所以要戴笠用他。（二）抗戰勝利後，蔣召見唐，並給他一筆可觀的特別費，證明唐生明早先去上海前，蔣確召見過他，要他接受戴的派遣，勝利後，蔣為了實踐諾言，而對唐重用和給他一筆巨款。這就是孫子兵法說的「親莫親於間」的道理。

最後一個理由，是我自己的親身體驗。蔣校長中正（是我軍校受訓時的校長），對於情報工作，任用情報高級幹部，以及情報員派遣等都素具經驗，這就要一敘往事了。

一九五四年，我被指調去石牌高級班（另有初級班）三期，受訓三月，該班主任是蔣經國，班址即今青年救國團總部的劍潭。在結訓前幾天，除了經國先生跟我們個別談話，和分組合照一張相片外，蔣中正總統還親臨劍潭志清堂，對我們一一點名，兩眼注視受訓人的儀表和神體魄，然後作了五十分鐘訓話，後來在該班結業同學刊物上發表的訓話原文，題目好像是「高級情報幹部的使命」，內容是就情報幹部條件，責任以及情報員的派遣，作精闢的提示。當時參加聽訓的人，不只我們受訓的研究員，還有參謀總長和三軍總司令，以及情治機關首長等。蔣校長早

年領導中統軍統那麼多年，如果不是對孫子兵法具有深刻研究，和洞察西方國家派遣諜員的方法，他怎麼會講出比內行人還內行的一些提示？

文熱心文中描寫唐生明在京滬一帶做的一些個案，有的是不盡實在的。以周佛海想為中央政府賣力一事為例，唐生明像似想把這個大案子歸功他自己，事實上卻有很大的出入。

早年汪精衛去南京初搞「和平運動」時，戴笠就已派人滲進周佛海身邊活動而當上周的秘書，這在美式情報上叫做「以公開掩護秘密」，我國傳統情工叫做臥底，孫子兵法叫做生間。這位臥底諜員一直升到偽財部的高職，迄到一九四一年十二月軍統南京組織被破壞，他跟他的組長才一同被捕，但很快就由周佛海一位至親把他二人營救出來，當那位周的至親知道被釋二人是戴笠派來的人時，他隨即向他二人表明：周佛海有意為中央效命，周並自願跟戴笠密取連絡，為重慶中央當局做內應。這在軍統來說，是一個千載難逢的機會，雙方一拍即合，軍統局隨即在滬成立一個區的秘密組織，兩部秘密電台，就分別裝在周佛海和他那位至親兩家家裡，一切佈置，當然都經過戴的批准，戴笠本人並親自向那位來渝的南京組長面授機宜，兩部秘密電台，迄到抗戰勝利，軍統局才把它撤回歸建。

這只是舉一個例，證明周佛海投向中央，不是唐生明的功勞。

周佛海這位人物的故事還不少，文熱心文中寫的個案，還有好幾個有待考證，因本文已寫得很長，不得不就此結束。